

928
7
2

象山先生全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某秋試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窞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

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况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為欣感惑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

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聞足下鎖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為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為來書所先輒布此為復

與劉深甫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

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  
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  
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  
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  
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  
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  
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

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詰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  
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  
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  
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白  
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  
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  
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  
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  
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  
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

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  
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  
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復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  
誰不欲相告者况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  
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  
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  
言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  
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

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  
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  
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  
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  
玦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  
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  
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  
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  
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  
邪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

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  
當壯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邪雖然庸詎知此言之  
非鍼子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為  
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  
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  
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為  
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  
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  
能持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  
之所為有所不敢為人所不能為已或能為之人之

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豈  
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  
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  
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  
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  
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  
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  
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  
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檐板自沉溺  
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

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檐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邪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檐版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

望非所敢憚也

二

前嘗論子爲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爲賢者在子之身則爲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爲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爲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况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爲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



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檐版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為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

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詳列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為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

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兄皆以爲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爲湏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與曹挺之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

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  
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  
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  
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  
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  
也

與曹立之

某驚劣之資禍患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  
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取長之病故講授處  
又差省力耳所謂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

不為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  
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  
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措其非非惟不暇亦恐  
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  
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  
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  
惟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  
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  
有如此疑惑隱室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  
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

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湏是奉以周旋弗  
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奧然用此  
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  
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  
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  
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  
終之耳

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  
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

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

某住在都下與四方朋

友講辨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  
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之爲  
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  
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  
而非其意尤不當據况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  
言語占道理其叙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  
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  
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已者辨固當各伸其說  
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

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  
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  
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  
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辨如  
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為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  
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  
至於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荅  
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  
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

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已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  
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道  
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  
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  
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為立之今  
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  
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  
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  
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  
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

象山全集卷三十一  
流俗之所汨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  
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  
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  
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  
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  
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  
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  
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  
之平日所積不為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已納

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為名而  
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  
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  
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  
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  
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  
憤忘食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  
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  
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  
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為

象山全集卷三  
能不能為不能明為明不明為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立之疇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狷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躡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

立之但能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為有序其實失序以為有證其實無證以為廣大其實小狹以為公平其實偏側將為通儒乃為拘儒將為正學乃為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號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第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所謂

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執雖曰小人執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與黃日新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為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能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



我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於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

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與黃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已智識隨已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為真行也學者未得

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為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與喬德占

某時下粗遣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為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為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為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

此言千里之外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驚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為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遜之意徒為無顧忌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耻自此鞭策驚蹇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

象山全集卷之三  
反已未切省已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  
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  
也幸無乂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書

見李德遠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  
可以賁已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已也非以  
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  
凡有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  
祿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  
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  
必相與群而耶俞之以為狂且恠某生七歲讀書十

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  
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俞以為狂且  
恠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  
卜固宜

得解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贊今世之贊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  
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為之說恭敬者  
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為禮而反之者夷倨慢媒失之  
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夫無根苟作之說叢雜綵繡  
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媒足恭謬敬則僕之所

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  
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  
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  
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百餘  
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卽位頒科詔而某  
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  
云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  
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  
退又為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為舉送公也從而  
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

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  
以其泣試也是時王公為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  
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之列  
而執事為使於此其賢尤為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  
所為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為贅焉爾惟執事進而教  
之

得解見權郡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  
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  
禮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

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古賓與理也其著之  
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偽待薄俗聖人之不  
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訛誤然前聖之格  
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  
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  
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  
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  
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  
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况非法制之所拘者  
乎今之與舉送者獨觀揭示各為文辭羣聚而往謝

舉送者舉送者乃為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意也况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為尤公則亦奚以謝為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意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為贄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蒞之既

覩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為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為未安適以書言於攝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觀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蕪穢大道汙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為陳說之而掾辭不復博蓋知其不能捨為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為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為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

法唐揚縮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為必變法僕以為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悻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而不敗迺事執然徂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為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

矯激之難也今某之所陳於攝使君者乃先王之禮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與諸葛誠之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訊後曾與淳叟欵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諭惟知頓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

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為難得以誠之之勤篤  
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  
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  
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為復此根  
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  
為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  
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  
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  
愧惕者為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  
為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為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

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  
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  
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  
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  
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  
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  
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  
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明  
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



者也如舜禹益臯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  
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  
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  
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所不同處當時子夏  
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  
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承合并之期不  
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  
理會也

二

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

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  
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  
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  
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  
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  
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  
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  
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  
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卿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  
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

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怠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承諭為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

如此於此遲疑不便着鞭宜其在已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為仁由已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耶所示書藁三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揚子嘉所謂屈於勝已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與王德修

銓曹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

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皆庇所逮兄倡道於彼善類響應便使慈祥愷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健羨健羨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醵諭詳復深感厚誠第槩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

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飢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婺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過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為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 與劉淳叟

承諭為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為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

欽山全集卷之三  
於  
執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亶亶有進無退今  
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  
知過乃反如此則抑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為舜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亶亶以進非淳叟之過  
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  
則亶亶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  
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  
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  
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

謬妄之習為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  
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覲降赦苟得脫免之後  
必復為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二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  
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  
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繹之  
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  
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  
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

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塲屋之弊固  
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  
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  
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  
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  
為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  
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  
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誥人以不言誥人均

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  
文豈害自得。顓臾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  
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  
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  
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  
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  
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  
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  
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  
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

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為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至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

倏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于學者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宏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歛然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學之官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偽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閑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弘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繫驥百里  
下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  
歌頌未厭道途之傳寔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喻  
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母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  
聽而致然邪金谿為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  
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  
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  
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  
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為黨貢諛獻

佞以陷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歛之計者其名為官其  
實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  
連阡陌樓觀茗堯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脫民脂膏  
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  
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  
之更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  
事之不間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  
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胡達材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

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纒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楷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羊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廡庫廩庖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燼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



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其說由前有意  
為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騫於外也  
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  
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  
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  
發則是馳騫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  
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  
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煨燼山  
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  
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已分明易曉

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潘文叔

得書知為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迫兩偏此人  
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  
如一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  
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  
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  
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

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為啓予顏淵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耻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

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至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

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未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

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間未以為然及曾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脩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

二

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卽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頗為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

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槩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諭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

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侍師而不能虚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為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為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

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為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者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

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已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稟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為害未有已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窀穸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旣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計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踈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

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垂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之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

象山全集卷五  
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  
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  
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  
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為  
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  
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  
履水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  
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為  
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  
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

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  
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為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  
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婺女宿留龍窟  
卧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  
向意為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  
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克之  
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為善學古人之多多  
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哉賊陷溺之未免則亦

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  
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  
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  
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  
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  
道遠繫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  
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

知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為知學耳實未必知  
學號為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  
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  
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  
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  
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  
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  
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  
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



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狀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畧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

學為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

比得書知為學進進甚喜為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礪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為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

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  
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找  
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  
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  
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上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狀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  
自省誰實為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己聖人  
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  
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

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孟几桀  
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  
之功其可已乎承諭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  
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  
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  
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  
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  
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  
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  
久可大可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  
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為積習所乘覺其非而  
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  
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  
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  
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  
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  
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項平甫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  
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  
是為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  
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  
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  
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  
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  
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

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  
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  
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  
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  
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  
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  
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  
為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

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  
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  
均為諛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  
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  
而又不能翻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法  
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久  
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流浪展轉戕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為  
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

兄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迺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駭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欵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為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為况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持此奉記室餘祝為吾道自

重

二

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為之制自用之累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

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為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  
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偽文  
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  
戶樞胥革窺之審玩之熟為日久矣所欲為者如取  
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  
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  
頰歛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  
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  
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  
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

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  
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  
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為  
之羽翼為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  
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  
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  
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  
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  
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為善者猶持杯水  
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

竊有區區之說以為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  
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  
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  
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為者君心  
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民為大社稷  
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得乎丘民為天子此大義正  
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  
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  
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

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  
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  
威衆使之吞聲歛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  
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恣而不得享其利者有  
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汗吏黠胥頗亦歛戢鄉  
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  
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

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踈者比  
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  
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  
所謂一堵墻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  
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  
鼎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  
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  
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  
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  
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

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  
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  
兩斛納三斛已是筭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  
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  
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  
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  
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  
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  
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糶侵民之直至於再  
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





觀之亦庶幾一堵墻百堵調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脉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麗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為無庇語有失言

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姦瘦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

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遇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

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姦瘦隱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為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

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固固為之械繫為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于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

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肢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誣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蝎蠱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

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  
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  
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  
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  
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  
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歛滲漏之處深  
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  
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  
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  
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

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  
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  
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  
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為例民  
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  
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  
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  
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  
旁緣無藝張竒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  
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

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繫安撫修撰是頼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卷之五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尚正頼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冲就實無徒長虛誕使他日反指向學者以為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



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為人哉一聞為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必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必遜其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

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為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道其責哉今如全美之顛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瞻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為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



而誰望若乃此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為已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為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為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為邪祟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為細人之姑息以惠姦獎逆為悔以死有餘

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為崇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母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其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已為是歸非

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勵學不為人之志勉致為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斗牛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三復采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躐等凌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

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  
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  
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為何如

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  
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  
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  
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  
可盡當遲面剖

三

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  
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叙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  
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恠獨恠其敢爾恣肆無忌  
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鐫鑿徃徃累人事  
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徃徃  
歸咎其師不知其為師者亦誠寃也此等固不足道

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傳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  
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  
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為  
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即身是道  
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  
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  
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  
樂肘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  
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  
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  
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箒乃在垂  
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開  
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  
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

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為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

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楊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啟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真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祇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

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為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為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

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繆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為芻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

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為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為有所不忍為有所不肯為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為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為愚矣謂不肖者為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

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詰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

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為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况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恠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



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  
不指汙沱為滄海謂丘垤為嵩華况又雜之以不正  
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  
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  
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  
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  
為清而心之不得為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  
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  
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  
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

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  
此其說蓋甚恠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  
為此恠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  
肅之行未必不優為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恠說  
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恠  
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  
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  
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  
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  
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

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為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啟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乂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為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

附託以售其姦或訕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  
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  
而不審於思覬覦於非所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  
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為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  
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  
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  
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  
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其代言必曰僅能自知  
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  
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四

為學日進尤以為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為率詐者  
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  
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  
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  
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  
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  
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  
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  
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

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五

聖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為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為如何

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

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如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

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前一截叙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略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已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

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為幸某未得差勅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為一來尤佳

###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瀾在敝居之南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况明甫必能言之寫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

時未有滋瀾之名耳

二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恠矣

與包敏道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二

小家兒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瀾朋友相聚為况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

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  
疊疊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瀾  
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恭春弟頗不能  
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恭甚進春弟又少  
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  
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  
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  
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  
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  
於謙難以言復矣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  
未能不以為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  
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  
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為學不長進未為大患  
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為惑深而為累大  
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  
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  
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  
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

得面叩也

四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未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其來歲携二子滋瀾其上渠家書院密適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為向來澆薄乖戾

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敦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顥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為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



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湏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

知其實然其說大綱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二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湏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幹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

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為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與吳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

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為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為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

第 3533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シ

図書館

2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